

音

鑑

第
二
冊

李氏音鑑卷二

大興李汝珍松石撰

此卷由字母之源發明翻切總旨竝以迴環顛倒
自切雙翻之類反覆辨論所謂旁擊反敲亦猶畫
家烘雲托月之義也學者苟識其一自能觸類旁
通蓋切雖不同其義一耳

第九問韻書總論

或曰吾聞古無韻書或謂創自魏晉其義可得聞乎
對曰漢魏以來之書但言音而未言韻至魏左校令

李登雖倡聲類十篇然亦未言韻也其後晉之呂靜
因聲類而撰韻集於是始有韻書之稱迨至齊汝南
周彥倫辨平仄著四聲切韻始有平上去入梁沈約
本彥倫之書借氏詩以爲依據蔡以己意分配各韻
撰四聲類譜梁陳之際詩科漸興隋唐以後益重詩
學故學者莫不宗之他如王該音韻段宏韻集周研
聲韻陽休之韻略李燾音韻決疑周思言聲韻杜臺
卿韻略李季節音譜僧靜洪韻英張諒四聲韻林劉
善經四聲指歸夏侯詠四聲韻略王斌四聲論今俱

漸滅無存。又鄭康成、孔安國、王肅、徐邈等，有十三經音。戴逵、傅奕有老子音。李軌、王穆有莊子音。高誘有淮南鴻烈音。陸德明釋文云：漢人不作音，或稱鄭康成等撰詩書音者，皆後人所託也。迨唐孫愐、唐韻及經典釋文出，而諸書皆廢。其後韻書疊出，如宋史明史所載，幾及百家。今世所傳者，雖有數十種之多。然盛行者，亦惟廣韻、集韻、五音集韻、古今韻會、正韻、數編而已。又世傳漢隸分韻一書，不著撰人名氏。其大旨本於婁機之書。稽之宋史，馬居易有漢隸分韻七

卷卷帙亦屬相同。疑卽馬氏仿漢隸字源而作也。又四聲等子亦無撰人名氏。錢曾讀書敏求記以其大旨頗類指南。謂卽劉氏之書。然細考之五音互異攝字不侔。迥非一手。據熊澤民切韻指南序謂非劉鑑書也。蓋篇中誤附江梗二攝。及誤配官翳二音。鑑書皆不同耳。以各家釋義言之。如僧神珙九弄圖以真之盈反。盈怡真反。爲反音。真之爲雙聲。真盈爲疊韻。真在真部爲正韻。盈在庚部爲真之傍韻。如見母爲正紐。則溪郡爲傍紐。溪母爲正紐。則見郡爲傍紐。若

聲韻交互謂之羅文綺錯。至溫公指掌圖分遞用爲音和。傍求爲類隔同歸一母名雙聲。同出一韻名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謂之憑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及李世澤切韻射標而立隔標隔列。濁聲等門。僧訥菴本劉鑑指南之書。遂立二十門法。如通廣就形。偏狹振救之類。名其篇曰直指玉鑰匙。其意蓋以所撰爲指南之關鍵也。但指南於切母當限定一格者。反通其所不必通於行韻之可通叶者。反

限定於一格。至明沈寵綏又立三字切法。如西塵烏
爲蕭。幾哀噫爲皆之類。則未免近於蛇足。初學視之
更屬茫然矣。唐李涪刊誤云。法言之書。平聲以東農
非韻。以東崇爲切。上聲以董勇非韻。以董動爲切。去
聲以送種非韻。以送衆爲切。入聲以屋燭非韻。以屋
宿爲切。又言辨之辨。則在上聲。冠弁之弁。則在去聲。
舅甥之舅。則在上聲。故舊之舊。則在去聲。皓白之皓。
則在上聲。號令之號。則在去聲。而廣韻以陳爲平之
清。辰爲平之濁。起爲上之清。豈爲上之濁。使爲去之

清、蒯爲去之濁，格爲入之清，閣爲入之濁，類如此者，不一而足。未詳何義。他如呂坤交泰韻，以平入二母互爲翻切，取交泰之義。所謂著述各有體裁，原可不必盡同。但以入聲亦分陰陽，則又沿翻刻中原韻謂上去入亦有陰陽之舊習矣。至於章黼集滅以七音分清濁而又分次音法，廣韻以四聲分輕清重濁法，皆不使人其解。殆一人一日之音異，人不能辨，異日不能自辨矣。韓非子云：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但繭絲牛毛之繁細，毫忽纖秒之微茫，即使

極精已屬不急。況以一人之口吻齊千萬人之喉舌。以一隅之聲音呶五方之誦讀。此是彼非。誰主誰從。而抱獨竝云。韻學只宜面談。口授。心唯書之紙上。便難分曉云云。斯亦言之過甚矣。夫切音者。乃天地自然之響應。惟以同類召之。有呼必合。隨便取二字。開口皆符自然之定格。而此二字所切之音。確確乎不可絲毫移易。王通中說所謂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淇纖曲直而不當也。斯真天地間自然之極。本於呼吸合於音律。豈非理之至乎。而後人既增門法。則

鈎棘糾纏其事反僻矣若抱獨之言不惟隱僻而竝不能形之紙筆抑何若是之難耶敢問今時所行之韻殆卽沈韻乎對曰宋氏廣韻序云凋捨以天子聖哲分四聲而學者言韻悉本沈韻顧其書終莫有傳者今之廣韻源於陸法言切韻分韻二百有六部自平水劉淵淳祐中始併爲一百七韻據此則沈韻久已不傳至平水一百七部之分亦非沈韻乃廣韻二百六部之併耳然按李氏音切譜所列沈韻上下平聲各十五部上聲三十去聲三十一入聲十七其一

百八部與今時所行之韻同而陳氏羣碎錄謂沈韻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或有所據未可知也

第十問字母總論

或曰字書最古者惟說文敢問母與切殆始於許氏乎對曰不然自倉頡訖於漢字有科斗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及書隸書之類體凡八變許慎採史籀李斯楊雄之書作說文解字一萬六百有奇蓋收小篆之僅存者而其時無所謂翻切也學古編云漢篆多變古法許氏作說文救其失也杭氏道古堂

集謂叔重作說文有諧兩字之聲以定一字之音之說或卽翻切之義乎然不可考矣今本說文所列翻切乃宋徐鉉奉詔新修時據唐韻增入也至字母之由乃魏曹植感魚山神製四十二契慧皎所謂梵響無授始陳思王者孫叔然翻切蓋本於此許觀東齊記事云古者字無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僧也及唐陽甯公與南陽釋處忠因翻切同撰元和韻譜遂爲字母之源天竺僧不空譯文殊問經始有字母之稱

而中音三十六母乃始於僧守溫耳敢問中音字母何謂也對曰中音字母者卽見溪郡疑三十六母也王堯臣崇文總目云唐守溫所撰呂介孺曰大唐舍利創字母三十後溫首座益以娘牀幫滂微奉六母方中履曰此字母之有增減也珍按舍利乃迦佉伽歹三十母與中音見溪郡疑校之闕復甚多其義迥異謂守溫叅校舍利另撰三十六母則可而謂本舍利益以六母則誤矣介孺之說旣非中履因之亦欠詳考他如楊慎丹鉛錄謂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

始於梵僧邱光庭兼明書謂文字之作自古已有之
不始於太昊皆臆斷之言耳其後陳晉翁刪照穿狀
娘而爲三十二母吳草廬刪郡娘非狀知徹而易芹
圭缺羣危威仍爲三十六母李如真刪郡定竝奉從
邪狀禪匣喻知徹澄娘而爲二十二母新安刪知徹
澄娘而爲三十二母及蘭廷秀著韻略易通以東風
破早梅而爲二十母則與古法異矣他如金剛經以
五十字爲母華嚴經以四十二字爲母般若經以四
十一字爲母舍利以三十字爲母珍不揆禱昧謬以

三十三字爲母仍於每母總括二十二字爲訣學者
熟其一莫不可以類推其義雖淺而於初學似有裨
益矣

第十一問反切總論

或曰吾聞反切肇自於魏其義可得聞乎對曰鄭元
註六經高誘解呂覽揚雄著方言劉熙製釋名皆無
反切而難字訓釋但曰音某或讀若某耳其間輕重
清濁有內言外言急氣緩氣開口籠口諸法令人無
所適從迨魏孫氏叔然註釋經書始隨文反切未有

成書。齊周彥倫切字有紐。紐有平上去入。始有四聲切韻。梁顧野王玉篇悉用反切。不復用直音。至唐孫愐增損。陸法言之書而爲唐韻。則大備矣。敢問反與切其義何也。對曰。反者。毛詩衛風箋云。覆也。切者。淮南原道註云。摩也。所謂反切者。蓋反覆切摩而成其音之義也。古今韻會云。一音展轉相呼。謂之反。一韻之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以子呼母。以母呼子也。禮部韻略云。音韻展轉相協。謂之反。亦作翻。兩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其實一也。劉鑑玉鑰匙云。反切二字。

本同一理反卽切也切卽反也皆可通用斯言是矣
或曰吾聞音切譜云上字爲反反卽音而音歸於母
下字爲切切卽韻而韻歸於攝執音轉韻據反定切
以此論之反與切似有區別矣其說然乎對曰若謂
反切爲母韻之分則唐元度撰九經字樣時因潘鎮
不靖諱反而言切然則元度獨用韻而不用母耶子
言誤矣敢問以兩字而切一音其義何也對曰凡切
必以兩字者蓋上爲切字之母下爲切字之韻苟舍
此無以成其音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云雖有巧手弗

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九經云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其母韻之謂乎。

第十二問母韻總論

或曰母與韻其義何也。對曰母者子之所由出也。母不異乎子。子不異乎母。乃子母相因其爲一類之義也。莊子云同類相從。老子云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其字母之謂乎。韻者音之所由聚也。韻不離乎音。音不離乎韻。乃音韻同萃其應如響之義也。莊子云同聲相應。老子云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其音韻之謂乎。敢

問上字歸母下字歸韻其義何也對曰今以一東之韻與珍所撰字母二十四對合而言之假令切東上列松石字母與東同母一字下列今韻與東同韻一字以二字合而呼之則得其音矣蓋所切之音卽在上下兩字之間也鄧析子云異同之不可別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動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湯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其斯之謂歟敢問同聲之義可得聞乎對曰卽如切東子以都翁二字呼之其東之一音卽出都翁上下之間非同聲相應之義耶鄭

樵謂慢聲爲二、急聲爲一、蓋謂此也。敢問何謂也。對曰：慢聲爲二者，緩呼則爲二音，急聲爲一者，速呼則成一音也。卽以都翁二字言之，緩呼爲都翁，速呼爲東是也。敢問松石字母，何謂也。對曰：松石字母者，乃珍所撰字母名也。每母二十二音，其三十三母，其義雖本華嚴而易字母十，益以同母十一音之粗細，亦略區別，期於賅備方音，啟牖初學，非敢妄作聰明也。天隱子所謂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同母二十二音者，卽下卷所列張真中

珠之類。謂之母者以其音歸一類。類如子母。塊谷子
所謂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卽如母音屬宮。乃舌居中
也。屬商者。口開張也。屬角者。舌縮卻也。屬徵者。舌挂
齒也。屬蕤者。撮口也。他如九音而分舌上。舌頭。重唇。
輕唇。齒頭。正齒。半齒。喉音。牙音之類。以二十二音。各
依其母。一律呼之。其音莫不同歸一類。化書云。以母
召子。孰敢不至。此之謂也。凡求切音之學。則張真中
珠之類。乃入門之始。學者於二十二字求之。其義盡
之矣。故問切東。上列與東同母。何謂也。對曰。與東同

母者卽二十四對所列都東之類也。前言都翁切東，蓋都與東俱歸一母之內，都在上，翁在下，豈非上字爲母乎？敢問切東下列與東同韻，何謂也？對曰：與東同韻者，卽一東所載翁東之類也。前言都翁切東，蓋翁與東俱歸一韻之內，翁在下，都在上，豈非下字爲韻乎？或曰：子言都翁切東者，蓋都與東同母，翁與東同韻，故爲東也。然翁與東同韻，人皆易知，都與東同母，人皆難知，何也？對曰：同韻易知者，因翁與東俱歸一韻，世多分韻之書，習之者衆，故易知也。同母難知

者因都與東雖歸一母。世罕分母之書。習之者寡。故難知也。晉時語言競尚雙聲之戲。唐季詩多疊韻雙聲。豈無本哉。然至今無聞矣。珍每患之。故撰字母五聲圖一卷。所收之音。其三千有奇。皆詳考羣書。逐類分之。各歸一母。始於一春。終於三十三仙。觀一東二冬。諸韻則喻字歸某韻。觀一春二滿。諸母則明字歸某母矣。雖同音不載。皆可以類推。子不喻都東同母。盡求之於二十四對乎。或曰。母有三十三字之別。而同母音計七百有奇。其喻都歸對母者。固於二十四

對求之矣。苟不明都歸何母，則以一字遍求之於七百字中，不亦難乎？對曰：然則不喻翁歸東韻者，遽將翁之一字，遍求之於三十韻乎？亦必擇其音近之韻求之耳。況字之同母，莫不音歸一類，予惟熟誦中母二十二字，其義自明矣。

第十三問切分粗細論

或曰：敢問切東，凡與同母者，皆可列乎？對曰：未可也。切有粗細之分，方音有不同耳。卽如都翁東也，多翁亦東也，餘如端翁堆翁敦翁數音，雖亦可切，苟方音

有不同。切異粗細。在識者喻其音歸一母。而在學者謂其音若懸殊矣。敢問方音之異。可得聞乎。對曰。卽如與東同母之敦。按廣韻韻列二十三魂。註曰。都昆切。以都昆二字求之。則自有敦之一音。而南音或謂之曰登。雖無兩母之異。而亦迥然不侔矣。又如江字一音。以北音辨之。與姜無異。而南音或謂之崗。或謂之光。斯非粗細之異乎。敢問登敦二切。北音何以分之。對曰。以北音辨之。當鷹爲登。都婚爲敦。推而廣之。刁蠅亦登。多溫亦敦。他如丹膺登也。端闔敦也。其義

同耳敢問切異粗細何謂也對曰卽如踟躕二音皆與長字同母如切長則踟昂切若以踟昂而爲踟昂以粗細辨之其音近於牀矣又如一元兩音皆與銀字同母如切銀則一臣切若以一臣而爲元臣則音近於勻矣荀子云善其音而類者應焉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王充論衡云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故凡切字必使母韻相等粗細相同苟失其當則聲因之而譏劉勰新論云鏡形如杯以照西施鏡縱則面長鏡橫

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也夫切猶鏡也所切之字猶面也苟切異縱橫欲求本來面目詎可得乎公孫龍子所謂求白馬而黃黑馬不可致矣湯曰差以毫釐失之千里此之謂也敢問都多等字易以仄聲可乎對曰可也都之上聲爲覩覩翁切亦東也都之去聲爲姪姪翁切亦東也都之入聲讀若篤以入切平尤其音之近者也篤翁切是也他如朶翁剝翁奪翁之類合而呼之其音莫非東也

第十四問字母粗細論

或曰吾觀古人字母皆粗細同收卽如門民同歸一
母子以滿眠二母分之昂陽同歸一母子以鷗堯二
母分之又如韜挑一母也子以陶天二母分之康羌
一母也子以空溪二母分之餘如槍倉郎良囊娘舍
閑盆貧刀凋缸江桑湘滅將奔賓之類古皆兩歸一
母子則清與翠分巒與漣分嫩與烏分紅與翽分盤
與飄分對與蝶分箇與鶯分松與仙分醉與酒分博
與便分以此論之是粗歸粗細歸細其中已有區別
矣而子仍以躑躅二元而爲粗細者何也對曰珍以

古之十四母分爲二十八母。雖粗細二音皆各歸一母。但悉以音之迥異者而言。至於每母所收猶有音涉輕重之類。若不細爲辨別。學者詎明其要。王符潛夫論云。凡療病者必察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也。苟於切音不辨輕重。是卽療病而不察虛實。欲求其當。詎可得乎。許謙元人所謂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矣。卽如痕魂二字。旣歸一韻。而又同歸一母。以翻切論之。侯門爲痕。紅盆爲魂。蓋侯與痕母音近。門與痕韻音近。其音皆細而輕。紅與魂亦母音

近益與魂亦韻音近其音皆粗而重二者稍不區別則痕魂二音孰能辨之陸游所謂指鹿逐兔未知適從矣或曰古人切字亦有粗細之分乎對曰未也卽如集韻以居郎切岡而廣韻以古雙切江非粗細之異耶此則古人相沿如此或別有取義非今人所能知耳敢問母中所收各音其粗細之別可得聞乎對曰以珍所撰同母二十二音分之細音十二粗音十也其中有細音而無粗音可分者三有粗音而無細音可分者一餘十八皆粗細可分耳其所分者一與

二十二分。二與十六分。三與十七分。六與二十一分。七與十五分。九與十八分。十與十一分。十三與十九分。十四與二十分。是皆不可移易也。今以三十三母有字之音擇而論之。一與二十二分者。春母昌與瘡也。水母商與霜也。紅母杭與黃也。空母康與匡也。鷗母昂與王也。箇母崗與光也。中母張與莊也。二與十六分者。春母瞋與春也。堯母銀與雲也。溪母勤與羣也。水母神與淳也。紅母痕與魂也。驚母筋與軍也。空母報與坤也。鷗母恩與溫也。翺母欣與勳也。然母仁

與特也。醉母簪與尊也。中母真與諄也。三與十七分者。春母程與蟲也。堯母英與雍也。溪母縻與窮也。嫩母能與農也。紅母恒與紅也。密母楞與龍也。空母坑與空也。翠母層與崇也。翽母興與胸也。對母登與東也。陶母滕與同也。然母仁與戎也。箇母庚與工也。醉母增與宗也。中母蒸與中也。六與二十一分者。水母篩與衰也。紅母孩與淮也。鷗母哀與歪也。箇母該與乖也。七與十五分者。春母癡與吹也。水母時與誰也。松母思與雖也。翠母雌與炊也。醉母資與囋也。中母

知與追也。九與十八分者。水母山與門也。紅母合與還也。鷗母安與彎也。箇母甘與關也。十與十一分者。春母纏與傳也。堯母烟與淵也。溪母牽與圈也。清母錢與全也。驚母堅與涓也。翹母賢與翹也。然母然與攔也。中母氈與專也。仙母仙與宣也。十三與十九分者。鷗母嫻與窩也。箇母哥與鍋也。十四與二十分者。空母訶與誇也。中母渣與搥也。餘皆有音無字。未能歷舉耳。

第十五問平分陰陽論

或曰敢問切東凡與同韻者皆可列乎對曰仄別粗細平分陰陽未可也敢問陰陽何謂也對曰陰者平聲之低也陽者平聲之高也申鑿云陽性升陰性降墨子所謂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亦猶陰陽升降之義也卽以陰陽二字而論陰卽陰平陽卽陽平是也或曰汪平聲也爲陰平陽平對曰汪其音低陰平也敢問汪之陽平何也對曰王其音高汪之陽平也或曰晴其音高吾知其爲陽平矣敢問晴之陰平何也對曰青也餘如欺其鴉牙夫扶方房之類皆以上字爲

陰下字爲陽學者於此推之則陰陽辨而五聲明矣。敢問凡平皆有陰陽乎。對曰皆有之。遂字而呼莫不雙音竝聯有其音而無其字者有之。謂無陰陽末之聞也。卽如呼湖二字皆列七虞。一爲陰平。一爲陽平。如切呼則烘汚切。切湖則紅吳切。苟陰陽不辨則烘汚亦可爲湖。紅吳亦可爲呼。令人無所適從矣。京房易傳云陰陽和柔升降得位剛柔分也。其斯之謂乎。敢問仄別粗細何謂也。對曰仄別粗細亦猶切異粗細之義。彼以母言此以韻言也。卽如意見爲寔以意。

見而爲意倦則音近於院而非宴矣。又智量爲帳以
智量而爲智曠則音近於壯而非帳矣。以此推之故
凡切字不惟母得其當而韻亦必粗細得宜以方就
矩以圓就規自然上下則相應矣。呼吸則相通矣。陳
書所謂明月在天衆水咸見清風在林羣籟畢響此
之謂也。

第十六問仄無陰陽論

或曰吾聞仄聲亦有陰陽其說可得聞乎。對曰無之。
若謂仄聲亦有陰陽則上聲無不高低呼變而爲去

聲矣。去聲無不低。高呼變而爲上聲矣。至於入聲無不促。低則無音。高呼變而爲平聲矣。北音所以無入聲者。蓋卽高呼之故耳。或曰。吾聞入聲有以吉卽爲陰陽者。子云無之。其義何也。對曰。彼以吉卽爲陰陽者。蓋因吉與卽音有微異。各歸一母也。然此謂之兩音可也。謂爲陰陽則不可也。蓋陰者音之低也。陽者音之高也。吉與卽別二音則易。分陰陽則難矣。敢問不爲陰陽而爲兩音。有說乎。對曰。有。珍謂吉卽爲兩音者。如南音之辨姜將。及北音之辨衿京也。南分姜

與將爲二音是矣。北分衿與京爲二音亦是矣。若南不以姜將爲二音，北不以衿京爲二音，而俱爲陰陽，則吾未之聞也。或曰：卽如發乏作昨之類，合而呼之，其音一高一低，以此推之，非陰陽明證乎？對曰：此聲音偶有不同耳，豈爲陰陽哉？如謂有之，子能逐字分其高低乎？亦能隨問而答其音乎？苟能逐字分之，公諸天下，其誰曰不然？卽如珍謂平聲而分陰陽者，不惟青晴汪王之類，隨問而答其音，而竝於未篇製爲五聲譜，其有音無字空聲之類，莫不逐字分之，註以

翻切是天下凡有之平聲莫不陰陽備列矣豈如子之所舉偶以一二聲音微有高下卽謂凡有入聲皆類此乎子言過矣敢問凡平皆有入聲乎對曰以五聲昌長徹暢龜之類隨意呼之莫不各有入聲也然按今韻入聲十七部分隸平聲三十部中一屋隸於一東也二沃隸於二冬也三覺隸於三江也四質隸於十一真也五物隸於十二文也六月隸於十三元也七曷隸於十四寒也八黠隸於十五刪也九屑隸於一先也十藥隸於七陽也十一陌隸於八庚也十

二錫隸於九青也。十三職隸於十蒸也。十四緝隸於十二侵也。十五合隸於十三覃也。十六葉隸於十四鹽也。十七洽隸於十五咸也。餘如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十三部皆無入聲。稽之諸書大略相同。惟劉鑑切韻指南及呂坤交泰韻始配以入聲耳。或曰紅陽平也。東陰平也。潛韻以德紅而切東。然則亦有誤乎。對曰非誤也。蓋陰陽平不分。古人相沿如此。然以紅切東在識者則知其爲東。而於學者似有未解。珍之所以辨五聲而分陰陽者。蓋爲初學而設。

也。或曰：吾聞古人切字，本有陰陽之別。蓋以上字爲母，兼爲陰陽；而以下字爲韻。然耶否耶對曰：是或一道也。然每以仄母而切平聲，其義則又不可知矣。或曰：吾聞古人以德紅而切東者，蓋因東字雖有陽音而無其字，旣無其字，則不得不呼之爲東矣。然耶否耶對曰：是或一道也。然無彼而始歸於此，何不卽以彼爲彼，而以此爲此，爲便耶。抱朴子所謂釋甚易而攻至難，或另有取義，未可知耳。

第十七問迴環切音論

或曰都翁切東是以都爲東之母矣敢問切都亦可
以東爲都之母乎對曰若以迴環切之都翁爲東則
東烏亦可爲都也敢問何謂也對曰迴環者母韻上
下交錯不出二者之間也如東之母都也東之韻翁
也以韻而分母列七虞韻歸一東也都之母東也都
之韻烏也以韻而分母列一東韻歸七虞也合而言
之都翁者東也東烏者都也此母韻交錯故曰迴環
也或曰凡切皆可迴環乎對曰未可也音有粗細而
有音無字者多耳敢問多翁端翁等切亦有迴環乎

對曰皆有之如多翁爲東其迴環切多者東窩切也
餘如端翁東也東剡端也堆翁東也東透堆也敦翁
東也東溫敦也此皆迴環爲切耳。

第十八問顛倒切音論

或曰以都翁而爲翁都東烏而爲烏東可乎對曰可
也或曰以多翁而爲翁多東窩而爲窩東可乎對曰
亦可也此以顛倒爲切耳敢問何謂也對曰顛倒者
母韻上下移易不出二者之間也卽如都翁爲東以
都翁而爲翁都卽爲烏也東烏爲都以東烏而爲烏

東卽爲翁也。又如多翁爲東翁，多爲窩，東窩爲多窩，東爲翁也。他如端翁東也，翁端剡也，東剡端也，剡東翁也。母韻上下移易，故曰顛倒也。敢問堆翁敦翁等切，亦有顛倒乎？對曰：皆有之。如堆翁爲東翁，堆爲透東，透爲堆，透東爲翁也。又敦翁東也，翁敦溫也，東溫敦也，溫東翁也。此皆顛倒爲切耳。或曰：迴環而顛倒之，其音俱不外乎二者之間，斯何義耶？今有人焉，而爲損益其聲，出乎二者之間，可乎？對曰：未可也。管子云：影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莊子云：鳧頸雖短。

續之則憂、鶴頸雖長、斷之則悲。此言生理至足、無欠無餘、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也。翻切者、天地自然之音、所謂天籟也、豈假人力而損益哉。

第十九問母韻重切論

或曰、以都翁而易、東翁、東烏而易、東都可乎。對曰、未可也。夫切者、以兩字而翻一音也。今以東翁切東、則韻重、東都切都、則母重。何切之有、則不若東卽音東、而都卽音都矣。或曰、以本字而音本字、固未可也。然以東翁切東、東都切都、施之初學、非益明乎。對曰、是

何言歟。夫人欲見其面也，則必鏡以照之。然後鬚眉畢現矣。今以面照面，以鏡照鏡，欲求所見，詎可得乎。且古之所以制爲翻切者，蓋恐後世以彼音此久而傳譌，不得其準。故以母韻而成其音，猶之金石相擊以得火也。母猶金也，韻猶石也。音猶所擊之火也。是故金石不擊不得火，母韻不當亦不得其音也。馮烈解云：放準修繩，曲因其當。麟書所謂符應不失，如光之與影焉。雖曰切也，而實規矩也。蓋一則以爲母，一則以爲韻，而其音恰出於母韻之間，卽所謂不以規

矩不能成方圓也。切卽規矩也。音卽方員也。字得翻切而成其音。如物得規矩而成其方員也。袁昂書評云。應規入矩。方圓乃成。今爲重母重韻之切。則不啻汝規而爲規。以矩而爲矩。此書所謂若水投水。不分其清。若火投火。不問其明者矣。而況字之獨音者。比比皆然耶。敢問獨音。何謂也。對曰。獨音者。字惟一音。無他字可音。如寬三之類也。寬則枯剌切。無字可音。則惟註云。款陰平也。三則思菴切。無字可音。則惟註云。颯陰平也。苟如子言。勢必寬剌切。寬思三切。三則

清人
即張南初也。
北齊劉晝也。

不啻某剗切某思某切某矣。設不識某某爲何者，詎能別求其音哉？石匏子云：聽虛而責響。曹植七啟云：造響於無聲，其斯之謂歟。敢問音有無字之音，而切亦有無字之切乎？對曰：母無一字之母，韻無一字之韻，無字之切，未之有也。即使母韻同音，寡則切異，粗細者有之，陰陽不分者有之，詎有無字之切哉？或曰：吾聞廣韻四十二拯，於拯字註曰：無韻切，音蒸上聲。以此論之，得非無字切耶？對曰：然則廣韻於四十二拯，止收一字乎？抑有同韻之字乎？既有同韻字，而曰

無韻切則不可解矣。矧觀拯韻所收各字莫不以拯字爲切。何獨拯字不可以他字爲切耶。或別有取義未之知也。敢問凡字皆可數切乎。對曰。卽以東字而論。得其音近者可至數十數百。推而廣之。可至數千。豈止數切而已哉。敢問其說可得聞乎。對曰。今以字之同母合而計之。每母平仄一百十音。如切東也。則以對母一百十音。列於翁字之上。其音莫非東也。是以一翁而得百十翻矣。再以一百十音。列於公通風烘等字之上。是又四百四十翻矣。如此逐字移易得。

非數千切乎。敢問一字而切數千，其所切亦能逐字筆之於書乎。對曰：凡字有音無字者多，卽韻書之○所謂空聲也。豈可以○而爲翻切乎。筆之於書，未可也。敢問所切之音，亦能一一如律乎。對曰：未也。音有粗細之分耳。以粗切細，以細切粗，音有不同。心書所謂美惡旣殊，情貌不一矣。詎能一一如律哉。

第二十問自切論

或曰：吾聞字有自切者，何謂也。對曰：自切者，卽拆字爲切。佛經謂之切身也。北齊濟南王初學切語，謂跡

字爲自切、以足亦爲跡也。他如前人以女良爲娘、欠
金爲欽、目亡爲盲、舍予爲舒、手延爲挺、侃言爲譽、目
少爲眇、矢引爲矧之類、皆自切也。又二十爲廿、卅爲
云、如拾切、見泰山秦碑及稽聖賦、三十爲卅、字考云
音颯、四十爲卅、筆記云、先立切、皆興於秦隸書之後
亦自切也。珍按盲字、韻列八庚、其音近萌、字林云、盲
音荒、從月、膏育也、盲音萌、從目、目盲也、若以目亡爲
盲、則音訛於茫矣、至於目少爲眇、侃言爲譽、此粗細
不分也、舍予爲舒、手延爲挺、乃陰陽莫辨也、他如足

亦爲跡四十爲卅。以北音辨之。其音迥異。而母有不
同矣。又前人集中。有凡虫爲風之說。蓋以虫爲蟲也。
然按許氏說文。分虫、虺、蟲爲三部。虫。詳偉切。一名虺。
虺。古魂切。讀若昆。蟲之總名。蟲。直弓切。有足謂之蟲。
韻會云。虺與昆通。玉篇云。虫。古文虺字也。字書誤讀
云。虫音毀。蟲名。今誤蟲。稽之各書。俱無以虫爲蟲者。
惟阮周伯琦六書正譌。以爲虫卽蟲字省文。蓋本於
漢之隸書耳。嘗觀劉氏開之所撰自切小錄一卷。其
陰陽不分。或切異粗細。以及雙聲疊韻。皆各分其類。

頗爲精詳。茲擇數條備錄於後。初學視之。於翻切之義。亦可觸類而旁通焉。田丁爲町。火其爲烘。木無爲撫。羊久爲羨。頁豈爲顛。至日爲旺。去曷爲竭。水木爲沐。土荅爲塔。亥力爲劾。此粗細別而陰陽分之類也。米曼爲糗。目冥爲瞑。木少爲杪。麥面爲麩。金高爲錡。此切異粗細之類也。金勻爲鈞。欠其爲欺。竹垂爲篋。其龍爲龔。胥魚爲鱗。足從爲蹤。昏門爲闢。申人爲伸。賓人爲儉。至秦爲臻。人需爲儒。韋衣爲褱。此切異陰陽之類也。思糸爲緦。其糸爲綦。留糸爲緇。人王爲任。

口手爲扣。母手爲拙。力厲爲勵。鄉向爲嚮。此疊韻而
自切之類也。玉英爲瑛。玉嬰爲瓔。玉史爲琰。玉俞爲
瑜。玉容爲琮。言史爲諛。言零爲謔。言原爲諛。心星爲
惺。心胥爲惺。心旬爲恂。土曇爲燿。土唐爲塘。土涂爲
塗。目蒙爲矇。目牟爲眸。羊原爲獮。羊俞爲羴。雨云爲
雲。雨淫爲霖。木省爲楨。木曼爲椹。衣因爲裊。衣俞爲
褊。金幾爲饑。飛番爲飜。草恩爲蔥。子茲爲孳。足尊爲
蹲。魚庸爲鱣。人戎爲俄。丕其爲禡。酉孟爲醞。馬蒙爲
驂。火皇爲煌。麥牟爲麩。手舍爲捨。火毀爲燬。玉禹爲

瑪食善爲饜言燕爲譙言彥爲諺金竟爲鏡言義爲
議目莫爲瞶心昔爲惜手式爲拭言翠爲譯此雙聲
而自切之類也或曰吾聞周禮以五人爲伍晏子以
草高爲蒿定命錄以門耳爲聞揮塵錄以金句爲鉤
野人閑話以九十爲卒真人新論以金良爲銀此六
者亦拆字爲切乎對曰此雖拆字然非爲切也觀史
之所載如漢書以白水爲泉晉書以魚羊爲鮮宋書
以召力爲劷南齊書以草肅爲蕭隋書以軍走爲運
唐書以山鬼爲蒐他如稽神錄以口十爲申燉煌錄

以內人爲肉。鮑參軍以四十爲井。獻帝春秋以兩口
爲呂。三國志註以言午爲許。羣居解頤以瓜子爲孚。
桐陰舊話以人意爲億。酒陽雜俎以木鬼爲槐。桂苑
叢談以寸土爲寺。古今印史以直心爲惠。避暑漫抄
以一止爲正。春渚記聞以吉人爲信。蓼花洲雜錄以
土也爲地。春秋說題詞以日生爲星。四朝聞見錄以
草古爲苦。萬柳溪邊舊話以成皿爲盛。讀書隅見以
同田爲富。分貝爲貧。江行雜錄以人王爲全。中心爲
忠。誠齋雜錄以朱玉爲珠。革圭爲鞋。又三字合而爲

一者如魏書以人一口爲合梁書以与上人爲貞北齊書以絲挂山爲幽張勃吳錄以十八公爲松鄭樵通志以卯金刀爲劉鍾輅前定錄以十一口爲吉牛僧儒幽怪錄以門東草爲蘭謝小娥傳以一日夫爲春大業拾遺記以十八日爲杳元散詩話以羹無火爲美天無二爲人王粲英雄記以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又四字合而爲一者如晉書以黃頭小人爲恭三國志以天上有口爲吳錢氏私志以四口一十爲圖澤山雜記以四十一口爲畢申培詩說以二在

天下爲西悅生隨抄以田八廿一爲黃鐵圍山叢談以十月十日爲朝春秋元命苞以兩人交一爲水諸如此類或爲當日童謠或製爲隱語或得之夢兆或施之占卜或會其意或指其事其義不一若以自切論之則迥然不侔矣。

第二十一問雙翻論

或曰吾聞南北朝作切語多雙切韻家謂之正紐倒紐者何謂也對曰正倒紐者以二字而切兩音卽雙翻也觀史之所載如宋明帝多忌故袁晷易名爲傑

蓋哀愍爲隕門。隕門爲哀門。隕爲愍也。齊文惠太子立樓於鐘山下。號曰東田。切語爲顛童。顛童爲東童。顛爲田也。梁武帝創同泰寺。開大通門對寺之南。取切語同泰爲大。泰同爲通也。陳後主名叔寶。切語爲少福。少福爲叔。福少爲寶也。隋書謂楊英爲羸殃。楊英爲羸。英楊爲殃也。晉中興書云。烈祖起清暑殿。識者曰清暑。反語楚聲也。蓋楚聲爲清。聲楚爲暑也。又水經注以桑落酒切爲索郎。桑落爲索。落桑爲郎也。珍按等韻。清歸清母。楚歸穿母。以楚聲切清。此粗細

不分而母不同也。至於福少爲寶，母旣不同，韻亦迥異。以母別之，福歸非，而寶歸幫，以韻分之，少歸篠，而寶歸皓也。餘如門隕爲愍，顛童爲東，泰同爲通，楊英爲羸，落桑爲郎之類，非切異粗細，卽陰陽不分。佛雲家兄嘗於公餘製雙翻一卷，名其篇曰雙翻銷夏錄。蓋夏日所得爲多也。茲舉淺近二條，初學視之亦切音之一助也。卽如信音二字，以雙翻言之，乃心印也。以信音爲心，音信爲印。又流長二字，乃良儔也。以流長爲良，長流爲儔也。

第二十二問雙聲疊韻論

或曰雙聲疊韻何謂也對曰雙聲者兩字同歸一母
疊韻者兩字同歸一韻也如關雎之篇參差優游卽
雙聲也窈窕輾轉卽疊韻也又杜少陵詩云奮飛超
等級容易失沉淪白樂天詩云荏苒星霜換迴環節
候遲奮飛容易荏苒迴環皆兩歸一母卽雙聲也杜
云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白云縹緲疑仙樂嬋娟
勝畫圖卑枝接葉縹緲嬋娟皆兩歸一韻卽疊韻也
杜云迢遞來三蜀蹉跎有六年白云泥潭非遊日陰

沈好睡天。此以上句爲雙聲，下句爲疊韻也。性云：沖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白云：運啟千年聖，天成萬物宜。此以上句爲疊韻，下句爲雙聲也。以此觀之，古人之詩，其所以耐人歌詠者，蓋字句鏗鏘，莫不叶於音律耳。他如南史所載：王元謨問謝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莊以元謨爲雙聲，礮礪爲疊韻，答之。蓋初王元謨與垣護之率師北伐，敗於礮礪，故以此戲之。餘如蘇詩有全篇雙聲疊韻之類，則不能勝言矣。敢問以二字爲雙聲而兼疊韻，有之乎？對曰：是亦罕矣。

姑以一二而言其仁人悌弟優游吹箎雍容異議通
同展轉已矣之類乎既同母而又同韻也或曰今於
字母各以雙聲疊韻分之可乎對曰可也以珍所撰
春母而論如長春踟躕差池乘除垂成之類皆雙聲
也如沉吟垂絲纏綿倡佯嬋娟之類皆疊韻也餘如
滿母雙聲者美目也疊韻者謀猷也堯母雙聲者悠
揚也疊韻者佯狂也天母雙聲者天聽也疊韻者提
撕也溪母雙聲者乞巧也疊韻者期頤也水母雙聲
者盛世也疊韻者時宜也清母雙聲者秋干也疊韻

者。千年也。漣母雙聲者。雷連也。疊韻者。連綿也。嫩母
雙聲者。惱怒也。疊韻者。那婀也。紅母雙聲者。歡呼也。
疊韻者。呼盧也。飄母雙聲者。漂萍也。疊韻者。縹緲也。
粉母雙聲者。芳菲也。疊韻者。氛氳也。蝶母雙聲者。邸
第也。疊韻者。丁寧也。驚母雙聲者。錦江也。疊韻者。雞
栖也。眠母雙聲者。黽勉也。疊韻者。綿延也。松母雙聲
者。思索也。疊韻者。肆志也。嚮母雙聲者。老萊也。疊韻
者。闌干也。空母雙聲者。慷慨也。疊韻者。崑崙也。翠母
雙聲者。寸草也。疊韻者。滄浪也。鷗母雙聲者。恩威也。

疊韻者安瀾也。鳥母雙聲者泥濘也。疊韻者獐獐也。盤母雙聲者磅礴也。疊韻者婆娑也。翻母雙聲者馨香也。疊韻者軒轅也。對母雙聲者道德也。疊韻者東風也。酒母雙聲者精進也。疊韻者晶瑩也。陶母雙聲者頭陀也。疊韻者屠蘇也。然母雙聲者摻攘也。疊韻者仁民也。便母雙聲者彪炳也。疊韻者邪人也。博母雙聲者報本也。疊韻者斑斕也。箇母雙聲者果敢也。疊韻者剛強也。醉母雙聲者諮諏也。疊韻者恣意也。字母雙聲者鄰重也。疊韻者追隨也。仙母雙聲者消

息也。聲韻者須與也。斯皆略舉一二而言耳。

李氏音鑑卷二終

李氏音鑑

卷二

三

李氏音鑑

八月十四日(庚)
十早九月十五日

李氏音鑑卷三

大興李汝珍松石撰

上卷雖縷釋翻切之旨，第恐學者觀之，義涉紛紜，猶有茫然之患，故撰初學入門一卷，蓋欲學者不得於彼，則得於此也。其中入手條目，固已井然，但易於領會者，莫若啟蒙一篇，所釋物名切音之類，最宜熟誦，一經明此，則無字空聲，即可隨呼而知其音，既得其音，則中母二十二字，自易成誦，中母既能成誦，則凡切音之類，莫不隨口而出矣。此爲

入門第一捷徑學者玩之

第二十三問切音啟蒙總論

或曰同母二十二音悉首列陽韻者何也然則他韻未可乎對曰皆可也然獨取陽韻者蓋他韻有音無字者多未若陽韻無字者少便於誦讀耳敢問以陽韻如秧陽養漾藥之類而列一至十爲母其音可得切乎對曰可也試以陰平切之一秧秧也二與秧同母秧與秧同韻故爲秧二秧昂陰平也三以古音切之爲飄陰平今切昂之陰平者非不遵古也蓋此篇

悉指初學而言，姑從時音，庶學者可免音異滋惑之患焉。三秧桑也，四秧桑也，三四同母，故切同。五秧汪也，六秧郎陰平也，六以北音切之，爲良陰平。七秧槍也，八秧幫也，九秧姜也，十秧商也，以陽平切之。一陽陽也，二陽昂也，三陽桑陽平也，四陽桑陽平也，五陽王也，六陽郎也，七陽嬌也，八陽幫陽平也，九陽姜陽平也，十陽商陽平也，以上聲切之。一養養也，二養駟也，三養頽也，四養頽也，五養罔也，六養朗也，七養搶也，八養榜也，九養姜上聲也，十養賞也，以去聲切之。

一漾漾也。二漾柳也。三漾喪也。四漾喪也。五漾妄也。

六漾浪也。七漾踴也。八漾謗也。九漾姜去聲也。十漾

尙也。以入聲切之一藥藥也。二藥惡也。三藥索也。四

藥索也。五藥窩入聲也。六藥絡也。七藥鵠也。八藥博

也。九藥腳也。十藥勺也。敢問以陽韻十切而俱爲顛

倒可乎。對曰。可也。秧一也。秧二異也。秧三滄也。秧

四異也。秧五雨也。秧六育也。秧七一也。秧八軋也。秧

九友也。秧十揖也。餘如養漾顛倒之類。亦猶是耳。或

曰。以切音急呼論之。九養似近於講。九漾似近於降。

于不以講降爲音。而曰姜之上去者何也。對曰以之成誦。取其便於初學。九養可以爲講。九漾亦可爲降也。若以翻切論之。則養列二十一養。而講歸三講。漾列二十二漾。而降歸三降。韻旣不同。詎可因其音近而卽爲切耶。卽如一獻燕也。二獻岸也。三獻散也。四獻散也。五獻玩也。六獻爛也。七獻倩也。八獻半也。九獻見也。十獻扇也。此亦施之初學。借爲成誦。而爲入門之階。則可苟以切音而論。不惟獻字本歸十四願。與燕扇等字不侔。卽燕扇等字。亦有十五翰十七霰。

之別豈可以彼韻而列此切之音哉或曰吾聞漢以上雖無翻切之名而翻切之語已有之可得聞乎對曰宋沈括謂古語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何不爲盍而已爲耳推蓬寤語亦言不可爲叵者乎爲諸鄭樵謂慢聲爲二急聲爲一慢聲爲者焉急聲爲旃慢聲爲者歟急聲爲諸慢聲爲之矣急聲爲只他如左氏以句瀆爲穀玉藻以終葵爲椎刀劒錄以思召爲紹錄異記以不乃爲擺說文云鈴令丁也釋名云鞞敵膝也此皆類如翻切之義也宋卞筆記謂孫叔然作

反切本出於俚俗常言蓋以鯽鱖爲就突樂爲團窟
籠爲孔卽令爲精也唾玉集以俗語切字如勃籠爲
遑勃藍爲盤骨露爲鋼窟陀爲窠之類其義雖不甚
解殆亦當時方言作爲切音之戲耳或曰以此推之
凡物名之類似皆可以爲切矣亦可施之問答筆之
於篇乎對曰彼問此答凡以二字隨意呼之莫不可
以爲切也陸機云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其切音之謂
乎若震風過物而不聞其聲二字爲切而不得其音
未之有也至筆之於書則有音無字者衆口能道其

音筆難書其字未可一概論也。或曰以隱僻之音論之固難書其字矣。今以禽名如鳳凰孔雀鷓鴣鷓鴣之類亦可爲切乎。對曰可也。鳳凰爲房以鳳凰易鳳雛則爲鳧矣。孔雀爲廓以孔雀易黃雀則爲藿矣。鷓鴣爲超以鷓鴣易梟鷓則爲蕤矣。鷓鴣爲珠以鷓鴣易鷓鴣則爲逋矣。他如白鷺爲布以白鷺易朱鷺則爲註矣。早鶯爲筆以早鶯易谷鶯則爲耕矣。暮鴉爲媽以暮鴉易金鴉則爲嘉矣。野鵲爲藥以野鵲易于鵲則爲閣矣。或曰此數切也。隨意呼之其音莫不出。

於二字之間不假人力悉由天然。莊周所謂天籟者。殆猶是歟。惜名類不廣。切音無多。吾猶患其難也。子苟益之以名物。加之以切音。反覆變易。推廣其切。使學者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常言俗語。雖田夫村媪。亦能啟齒而知其音。則有志於斯者。心領神會。略識其槩。庶可由此推彼。觸類旁通。子何憚而不爲歟。對曰。名物廣矣。豈勝言哉。或曰。今以禽名論之。鳩陰平也。鴻陽平也。鳥上聲也。鳳去聲也。鶴入聲也。此五者陰陽上去入五聲備矣。亦能反覆變易。推廣其音。

乎對曰可也。試以陰平切之。如祝鳩爲周。祝鳩易鷓
鳩。則爲溝。鷓鳩易鷺鳩。則爲休。鷺鳩易桑鳩。則爲搜
矣。以陽平切之。如垂鴻爲蟲。垂鴻易游鴻。則爲融。游
鴻易目鴻。則爲蒙。目鴻易來鴻。則爲瓏矣。以上聲切
之。如陽鳥爲杳。陽鳥易林鳥。則爲了。林鳥易山鳥。則
爲少。山鳥易啼鳥。則爲挑矣。以去聲切之。桐鳳爲慟。
桐鳳易威鳳。則爲養。威鳳易孤鳳。則爲貢。孤鳳易鸞
鳳。則爲萼矣。以入聲切之。如孤鶴爲各。孤鶴易遼鶴。
則爲略。遼鶴易松鶴。則爲索。松鶴易雲鶴。則爲藥矣。

此以五聲各就一韻反覆變易言之。言雖淺而義則明。學者卽此推之。自易入門。孫過庭所謂苟知其術。適可兼通。此之謂也。或曰。此數切也。合而呼之。莫不淺顯。易曉。然較之他切。若有難易之分。其義何也。對曰。此易曉者。蓋花鳥之類。非希世之物。人所共知也。故一經出口。而聞之者。莫不心悟神通。似覺其易。然細推之。同一切耳。又何難易之分哉。或曰。若謂一經出口。卽能心悟神通。則名類究易於他切矣。然子旣無成書。惟此一二切音。欲學者悉推其餘。不亦難乎。

何如逐字爲切。悉以名物而成一編。以示學者。詎非
入門之捷徑歟。對曰。字之不同者衆矣。安能一物爲
一切耶。即使名物廣。則切異粗細者有之。陰陽不分
者有之。有音無字者有之。所謂徒有其名。而無其切
者。比比然矣。詎能一一爲切哉。茲以花木之類言之。
卽如萱花。鰕也。梧桐。翁也。以音之粗細。平之陰陽。分
而論之。花粗而鰕細。桐陽而翁陰也。其所以不能以
粗切粗。以陽切陽者。蓋因鰕字雖有粗音。而無其字。
翁字雖有陽平。亦無其字。旣無其字。則疑似之間。或

呼之爲鰕或呼之爲翁矣。然細推之，非粗細不分陰陽莫辨乎？則何如希家切鰕，烏公切翁之爲當也？他如羊桃、杜鵑之類，皆有音無字，尤難爲切耳。或曰：彼二切也，或異粗細，或失陰陽，固難爲切矣。然以羊桃二字合而呼之，其音近於堯；杜鵑二字合而呼之，其音近於端，是皆可以爲切也。而子謂爲有音無字，得無誤乎？對曰：苟以音近之字而呼，則羊桃固近於堯，杜鵑固近於端。然以切韻分之，桃列四豪，而堯歸二蕭，鵑列一先，而端歸十四寒。韻旣不同，詎可以其音

近而卽爲切耶。苟如子言。置母韻於不問。而惟音近是求。則天下方音之不同者衆矣。子以此音爲近。又安知余不以彼音爲近耶。顏氏家訓云。九州之人。言語不同。若彼此各就方音。互取音近。則切音不惟不能一律。勢必久而傳訛。欲求其當。豈可得乎。子言誤矣。或曰。以一物而爲一切。逐字分之。固有不能。然如花木之類。亦甚廣矣。豈皆有音無字。不可爲切乎。對曰。否。此指其不可者言之。至於可以爲切者。又豈能枚舉哉。姑以松竹梅蘭之類。擇其大略言之。卽如蒼

松爲蔥蒼松易古松則爲蒸矣鳳竹爲福鳳竹易斑
竹則爲卜矣紅梅爲回紅梅易綠梅則爲嚳矣蕙蘭
爲寒蕙蘭易木蘭則爲漫矣他如桃柳之類含桃爲
豪含桃易木桃爲毛木桃易蟠桃爲袍蟠桃易殘桃
爲曹矣楊柳爲友楊柳易綠柳爲篋綠柳易垂柳爲
丑垂柳易疎柳爲叟矣或曰如風花雪月之類亦能
擇其一二而爲切乎對曰可也春風爲充春風易惠
風烘也惠風易溫風翁也溫風易光風公也灌花爲
瓜灌花易窺花誇也窺花易賣花媽也賣花易問花

哇也。霽雪爲絕。霽雪易絳雪。訣也。絳雪易霜雪。說也。霜雪易雨雪。悅也。吉月爲慶。吉月易桂月。骨也。桂月易皓月。核也。皓月易奔月。餗也。或曰。今如不言而示以所執之物。亦可爲切乎。對曰。其義一也。或曰。視余所執何也。對曰。子所執者芒也。敢問何謂也。對曰。墨牀切芒。故曰芒。或曰。然則忙茫等字。亦可以此切之乎。對曰。可。何以知其可也。對曰。以其音歸一韻。而無陰陽平之分耳。或曰。敢請再視所執何也。對曰。書箱乎。應切霜露之霜也。或曰。然則單雙之雙。未可以比

切之乎。對曰。未可也。書箱之箱。韻列七陽。霜露之霜。亦列七陽。故曰。霜露之霜也。若單雙之雙。韻列三江。書與雙。母雖相同。而箱與雙。韻則有異耳。敢問。雙何以切。對曰。以書箱。易書窗。是矣。或曰。不示以物。而示以舉止之間。亦可爲切乎。對曰。可。然有不同耳。卽如俯首爲否。以俯首而曰垂首。則爲丑矣。回顧爲護。以回顧而曰反顧。則爲賦矣。此上一字。可以移易也。如仰首爲友。以仰首而曰仰面。則爲宴矣。反掌爲訪。以反掌而曰反手。則爲否矣。此下一字。可以移易也。如

縱觀爲鑽以縱觀而曰遠眺則爲要矣瞻望爲壯以
瞻望而曰四顧則爲素矣此上下二字皆可移易也
他如叉手爲丑叉手而曰拱手則爲苟拱手而曰執
手則爲帚矣義雖一而語有不同詎能一律哉或曰
今有人焉而於花下徘徊子將何以切之對曰瓜也
蓋取觀花二字而爲切也敢問易觀而爲看切亦同
乎對曰否母不同也看花乃誇非瓜也敢問觀看二
切以音辨之觀近而看遠者何也然則切有誤乎對
曰此切異粗細耳非誤也瓜音所以近者蓋瓜本粗

音觀與花亦粗以粗切粗母韻等故音近也。至於誇字雖亦粗音而看音屬細以細切粗故有微異其所以不失誇之本音者蓋花本粗音以韻叶之故無變也。若求盡善則易看爲空母韻等而切音當矣。卽如書箱爲霜亦屬切異粗細以書箱易梳粧母韻始得其平耳。敢問前言花鳥之類亦能顛倒而爲切乎。對曰可。然有音無字者衆耳。茲以鳥名一二言之。卽如鳳凰爲房鳳凰而謂鳳凰則爲闕矣。早鶯爲爭早鶯而謂鶯早則爲天矣。金鴉爲嘉金鴉而謂鴉金則爲

陰矣。野鵲爲藥。野鵲而謂鵲野。則爲且矣。桑鳩爲搜。桑鳩而謂鳩桑。則爲姜矣。游鴻爲融。游鴻而謂鴻游。則爲猴矣。陽鳥爲杳。陽鳥而謂鳥陽。則爲娘矣。桐鳳爲慟。桐鳳而謂鳳桐。則爲馮矣。孤鶴爲各。孤鶴而謂鶴孤。則爲呼矣。餘如花木之類。蒼松爲蔥。蒼松而謂松蒼。則爲桑矣。鳳竹爲福。鳳竹而謂竹鳳。則爲仲矣。紅梅爲回。紅梅而謂梅紅。則爲蒙矣。木蘭爲瞞。木蘭而謂蘭木。則爲祿矣。含桃爲豪。含桃而謂桃含。則爲潭矣。楊柳爲友。楊柳而謂柳楊。則爲良矣。他如光風。

爲公。光風而謂風光，則爲方矣。灌花爲瓜，灌花而謂花灌，則爲喚矣。霽雪爲絕，霽雪而謂雪霽，則爲細矣。吉月爲厥，吉月而謂月吉，則爲逸矣。餘則大略相同。子苟以類而求，其音自得矣。或曰：子以物名俗語之類，以釋切音之義，固爲初學入門之徑矣。而亦筆之於篇，得無大雅誚乎？對曰：不然。惠子云：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

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
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
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
王曰無譬則不可矣夫珍以常言物名以釋翻切之
義猶之譬也所謂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也大雅之
誦又何避哉

第二十四問初學入門總論

或曰子於切音之義言之詳矣而吾仍若茫然者何
也對曰不學也孫過庭書譜云不入其門詎窺其奧

苟銳志於斯，未有不明者。犬戴禮云：不能則學。抱朴子云：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荀子云：事雖小，不爲不成。韓詩外傳云：道雖近，不行不至；不學而能者，其惟聖人乎？矧珍之所論者，釋義也，猶末也。子惟求末而不務本，欲明其旨，豈可得哉？子牙子云：無舍本而治末。鬪尹子云：舍源求流，無時得流。舍本求末，無時得末。其斯之謂歟。或曰：然則子之釋義而獨未及其本耶？對曰：珍固本末竝釋矣。然在學者而論，似猶未得其本耳。蓋字母本也，釋義末也。今舍字母

於不問而惟釋義是求。是卽舍本而求末。揚子法言所謂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未之有也。湯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子惟於字母求之。則得之矣。或曰。母有三十三字之別。讀者得毋以春母爲先。仙母後乎。對曰。奚用是哉。子惟中母二十二字求之。其義盡之矣。如是一母熟餘可不覩而知其音。亦如五聲之類。識其二。莫不以類而推。王羲之云。慕習精專。形彰而勢顯。蔡邕云。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此之謂也。或曰。字之不同者衆矣。而子謂熟一母卽明其義。何若

是之易哉。殆未然乎。對曰否。荀子云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新論云觀象之牙知其大於豕也。見狸之尾知其小於豹也。故觀一可以知百。觀此可以明彼。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或曰熟一母而類推其餘。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觀一可以知百。觀此可以明彼。則不啻孔叢子所謂以一縷之任欲繫千鈞之重。不亦難耶。何若三十三母俱熟誦之。豈非多勝於寡乎。對曰不然。荀子云目不兩視而明。莊子云通於一而萬事畢。一行傳云夫一萬事之本也。

以斯論之。則專精固勝於務多矣。子苟逐句誦之。莫不半塗而廢者。蓋緒多則心必煩。縷紊則目必亂。三十三母。羅列於前。則不啻緒多而縷紊。欲明其旨。求終其事。詎可得乎。王琚射經云。的必始於一丈。百發百中。漸至於百步。亦百發百中。蓋由近及遠。亦猶寡而至於多。老子云。少則得多。多則惑。此之謂也。或曰。昔昌黎謂儀禮難讀。今觀字母。殆有甚焉。敢問初學將何以讀之。對曰。今以字母計之。自春至仙。共三十三母。每母平聲二十二音。以二十二音分而論之。固各

有不同。然合而言之。其音莫不同歸一律。姜堯章所
謂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耳。故熟一而可盡。知其餘
也。其中所列各母。雖皆可讀。但無字空聲多。惟中母
一條。便於誦習。以其有字可辨者十八。而無字空聲
止得其四耳。故初學者宜以中母讀之。茲定爲讀法。
以下篇三十二中。所列同母二十二音。前後分爲兩
段。每段十一音。分爲三句。慧心者半日可畢。以中才
而論。須分三日讀之。一日以前段讀之。二日以後段
讀之。三日則以二段合而爲一讀之。

張

遮秧切

真

張因切。此與下列諄蒸二音北音分之甚詳

中

珠翁切

珠

中汚切

招

張妖切

齋

真皆切

知

真詩切

遮

張賒切

詁

真衫切。站平聲。此與下列誑字南音分之甚詳

甄真箱切

專中淵切。此與下列珠

彎切南音分之甚詳

以上十一音分爲三句、首句四字、中句四字、末句三字、第一日讀此以萬遍爲度。

周張鷟切

○真姁切。此有音無字、空聲也、音詳下。此與下列珠窩切、北音分之甚詳。

渣張鴉切

追中透切

諄莊春切

蒸

張升切

○

珠彎切。此亦空聲也。音詳下。

○

珠窩切。此亦空聲也。音詳下。

○

中窪切

○

珠歪切。此亦空聲也。音詳下。

○

中汪切

以上十一音亦分三句。首句四字。中句四字。末句三字。第二日讀此亦以萬遍爲度。至第三日則以前之所讀兩段合而爲一。亦讀萬遍。必須字句聯貫一氣。

流通化書所謂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同是也
俟能倒誦如流則以末卷所列秧因雍淤之類隨意
呼之如能不假思索隨口而出是已融會而喻音歸
一母由斯而求切音又何難哉或曰熟讀一母固易
事耳然以中母論之其中有字可辨者十八而無字
註以切音者四余既不諳翻切欲求其音不亦難乎
子將何以教我而得真婀珠彎珠窩珠歪四切之音
耶對曰夫切者以兩字而翻一音也以真婀切音而
論雖無其字然以二字合而呼之其音近於遮也他

如珠鸞二字。合而呼之。其音近於專。爲賺陰平也。珠
窩二字。合而呼之。其音近捉陰平也。第珠歪一切合
而呼之。雖有其音。而平仄俱無音近之字。以同母粗
細而論。其音爲齋粗音也。卽以音之粗細求之。則得
之矣。敢問同母粗細何謂也。對曰。今以中母擇而論
之。張細音也。莊粗音也。渣細音也。摠粗音也。蒸細音
也。中粗音也。合而言之。莊爲張之粗音也。摠爲渣之
粗音也。中爲蒸之粗音也。其珠歪一切卽爲齋之粗
音。與張莊六字之義同耳。如仍茫然不明其義。則以

張莊二字連呼數過其音自得矣如張莊不得其音則以渣搗連呼數過渣搗不得其音則以蒸中連呼數過如是以類而求莫不洞明其義矣或曰珠歪一切子以同母粗細分而釋之學者固能類求而得其音矣然吾觀之而猶不悟其旨子將何以教之耶對曰如粗細不得其音則於切音求之子惟口呼珠歪耳聽珠歪二字之音連呼數過其音自得矣若珠歪不得其音則以專歪呼之專歪不得其音則以搗歪呼之搗歪不得其音則以莊歪呼之莊歪不得其音

則以中至呼之。如是五切一律速呼。或呼百遍。或呼千遍。而猶不識其音者。未之有也。卽如切公子以孤翁二字速呼。其公之一音。非出孤翁上下之間耶。以孤翁而易瓜翁。瓜翁而易官翁。官翁而易光翁。合而呼之。其音莫非公也。卽以翁字爲韻而言。如珠翁爲忠。莊翁爲擲。翁專翁亦忠也。枯翁爲空。寬翁爲昆。翁匡翁亦空也。蘇翁爲嵩。酸翁爲孫。翁娑翁亦嵩也。婚翁爲烘。呼翁爲花。翁歡翁亦烘也。村翁爲聰。粗翁爲攔。翁亦聰也。潘翁爲韻。鋪翁爲拋。翁坡翁亦韻也。拖翁爲通。推

翁珍翁存翁亦通也。窗翁爲充。吹翁春翁穿翁亦充也。夫翁爲風。分翁翻翁方翁亦風也。以此類推。卽使切有億萬。皆可啟齒而得。彼中母所列亦若此類呼之。自能隨切而得其音矣。家語云。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布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荀子云。以近知遠。文子云。執一而應萬。其斯之謂乎。敢謂切音之學。亦可授之童蒙乎。對曰。竊謂欲讀書。必先識字。欲識字。必先知音。欲知音。必先翻切。欲明翻切。則非字母不可也。苟不明切。無以知其音。不知音。無以識其字。故讀

書者必以是爲主焉。童而習之，尤其要也。宋王洙談錄云：學者不可不知切音。苟不知之，終爲不識字人焉。程正敏剡溪野語載朱考亭答楊元範書亦云：音韻是經書中一事，但恨蚤衰，無精力整頓云云。據此則切音詎可忽哉。珍意子弟略識數字，即可授以音學。不過旬日，自明其義。嗣後誦讀經書，既無難字之患，而五聲平仄之分，亦可洞然矣。卽如伽藍記所載郭文遠之婢春風，以僮奴慢罵，暗寓雙聲之意，以答元謙夫以婢女而猶識此，授之童蒙，又何難哉。敢問

童蒙之授可得聞乎對曰以童蒙入門而論宜以末
卷所列通同桶痛禿五字與之讀之次以方房紡放
縛廳庭挺聽剔汪王枉旺渥之類與之讀之字既易
識音亦順口俟能旁通五聲則以前列張真中珠二
十二字與之讀之俟能旁通字母則以二十三問十
陽之類與之讀之如此逐字熟誦縱使魯質亦莫不
洞明其義矣敢問旁通之義可得聞乎對曰旁通者
熟此而喻彼非誦萬遍者不能也老子云不出戶而
知天下韓詩外傳云不窺牖而見天道其旁通之謂

乎。鷓冠子云：明者在此，其光在彼，亦猶熟於此而始旁通於彼也。苟不明此，欲求光彼，豈可得乎？卽如童蒙於通同桶痛禿之類，俱能熟誦矣，則問以千字，何以分之？彼如曰：千前淺倩切是矣。又問完字，何以分之？彼如曰：碗完盃玩幹亦是矣。又問影字，何以分之？彼如曰：英盈影應液亦是矣。又問寸字，何以分之？彼如曰：村存忖寸猝亦是矣。此五聲之能旁通也。以母而論，如張真中珠之類，亦能熟誦矣，則問以秧字，何以呼之？彼如曰：秧因雍淤云云是矣。又問強字，何以

呼之彼如曰強琴窮渠云云亦是矣此字母之能旁通也他如十陽之類亦能熟誦矣則問以一先至十先何以切之彼如曰一先爲烟至十先爲羶云云此切音之能旁通也以此類推他凡切字之類莫不啟齒而得矣或曰吾於字母五聲不能旁通者何也對曰不熟也苟能熟之未有不能旁通者國策云毛翥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黃石公素書云地薄者大物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今未精熟於此而求旁通於彼是以尺地而求大物之產以杯水而求大魚之遊

詎可得乎切音之道豈有他哉惟在熟之而已矣家
語所謂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不調而
求勁不服而求良者未之有也苟爲不熟而欲強明
其義是欲速也莊子云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鴟
炙是卽欲速之謂也孔子云欲速則不達新論云夫
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
索不可以一讀能也子惟熟之一字求之其義盡之
矣或曰字母苟能熟誦矣而於秧因之類如仍茫然
則將何以教之對曰但恐所讀未足而亦未能倒誦

耳苟讀萬遍而猶茫然雖魯者不及此矧中才乎如
或有之豈有他哉則惟益之萬遍莫不洞明其義矣
禮云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新序云絲
釐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在爲之者耳敢問字
母俱能瞭然矣翻切之義將何以入門耶對曰當其
未喻字母時雖語之千言則翻切之義自是茫然非
其不善領會也蓋不明字母本應如是耳苟於字母
喻矣則翻切之義除陰陽粗細似又無所談矣蓋切
以兩字成音上爲切字之母下爲切字之韻下列同

韻一字。人皆易知。因有書可稽。上列同母一字。人皆難知。因不明字歸一母。今既明字母。皆能隨意呼之。莊周所謂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自有不期然而然之妙。又何言哉。茲錄二母於後。略釋其義。初學切音者。可以類推焉。

三堯陰平二十二音

秧因雍淤妖衣皆醫衣嗟衣艱衣烟淵幽衣鴉迂威迂蠅迂關迂

迂迂迂迂
靴哇歪汪

二十三黠陰平二十二音

香欣胸虛鴉

希背羲

希嗟艱

掀萱休

希媿蝦

虛威勳

虛與

靴

虛虛哇歪汪

以二母互爲翻切言之如切堯母之妖則秧鴉切切
翹母之鴉則香妖切葢秧與妖同歸堯母香與鴉同
歸翹母妖列堯母第五鴉列翹母第五皆韻歸二蕭
也又如切淤則雍虛切切虛則胸淤切淤列堯母第
四虛列翹母第四皆韻歸六魚也他如烟休切幽掀
幽切休醫興切蠅羲蠅切興之類皆可類推其中陰
陽粗細最爲切要苟能辨別無訛其音莫不跳躍而

出。韋續所謂紅蓮映水碧沼浮霞自然上下則相應
矣。或曰吾觀同母二十二音以南音辨之第二似與
十六十七同十三似與十九同以北音辨之第九似
與十同十一似與十八同今皆雙列而不刪其複苟
不諳南北音者將何以讀之耶對曰吾欲刪南音之
複則不備於北欲刪北音之複則不備於南所以雙
列者期於賅備方音耳學者苟能一一辨之固善矣
如不能區別或有三五音相同者則當以所同之音
皆作複字讀之屈原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

所不足智有所不明詎可免強爲之哉矧方音之異
不惟南北有別卽南與南北與北亦有未同今以南
音論之卽如徽州謂我爲昂牙切湖州謂板爲補矮
切杭州謂氈爲珠淵切蘇州謂水爲賞紙切揚州謂
去爲抗意切泰州謂二爲讓至切東臺謂豆爲太候
切鹽城謂介爲崗陰切儀徵謂堂爲陶延切海州謂
風爲夫溫切淮安謂梨爲郎梅切類如此者卽質之
南人而南人亦有此同彼不同者豈但南北之異哉
況同母二十二音珍之所以分爲句讀原期不喻字

母者一經熟誦卽明其旨。若謂必詣南北音者始得讀之。謬何甚焉。蓋同母悉取音歸一律。豈別方音而設乎。學者惟按本處之音讀之。自能得其大義。苟能精熟。卽使二十二音複者殆半。亦何善於翻切之學耶。卽如南以山羶艱堅閑賢之類。俱分兩音。北或合而爲一。北以因英陳程民鳴之類。俱分兩音。南或合而爲一。類如此者。不能枚舉。以斯論之。然則不別其音者。卽不得讀字母乎。總之切音之學。亦有深淺不同。學者如惟粗通其義。則方音不辨可也。欲求其精。

尺疑只字

似又不能不辨矣。或曰：吾聞呂坤交泰韻云：韻學尺
宜面談口授，心唯書之紙上，便難分曉。以此論之，則
音學非面授不可也。而子謂熟一母，卽明其義者，何
也。然則呂氏之言非歟。對曰：若謂書之紙上，便難分
曉，則音書可廢。而有志於斯者，亦可掩卷矣。豈定論
哉。竊謂言之不明則已，不然何分曉之難耶。豈古人
諸書不啻千言萬語，而竟一無可入之境歟。卽以斯
集而論，可謂不及前人萬一。然於翻切之旨，始則以
字母五聲陰陽粗細發明其由，繼則以迴環顛倒自

切雙翻推廣其義加以方音之切物名之翻以及入
門總論之類雖皆立言極淺而於後進詎無小補呂
氏謂書紙上便難分曉其或別有取裁別有捷徑則
可若專指口授而言則珍斯篇發明入門殆無餘義
雖非口授亦如面談學者細詳其義自能明其大略
豈必定欲口授而後喻哉或曰吾觀古人韻書於有
音無字者謂之空聲莫不借○以代之此在識者固
一覽而知其音矣但施之初學得無茫然耶呂氏謂
非口授不能者殆謂此乎對曰以古人空聲論之或

非面授不可也。至於斯集珍於空聲之類，莫不註以翻切。雖不知切者，皆可隨字呼之，而得其音。卽如中母所列四○，則註以真姁之類是也。或曰：易○而爲切，殆始於子歟？對曰：然。敢問○與切其義同乎？對曰：然。或曰：吾旣不諳字母於○之字，切之音固皆不識其義矣。然細觀之○，雖有字而似無字，切似無音而實有音。蓋學者可以據切而呼音，不能覩○而識字也。以此推之，切非易於○乎？而古人舍其切之易，弗爲而示以○之難，殆故爲矜奇歟？抑未肯顯示於人。

歟對曰。否。豈有是哉。蓋古人於著述。惟取簡要耳。意謂切與○。原無兩義。故列○而從其簡。豈知久而失傳。學者皆病其難耶。近世以來。幾成絕學。珍故不憚其煩。既於同母備載切音。仍於陰陽詳釋其義。惟期便於初學。緘秘之旨。余無取焉。

李氏音鑑卷三終

十年九月十二日